

朱自清◎著

冬日的梦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那可太过了。他向脚夫觉着他说的话不讲大漂亮。我那
时真是聪明过分。又总觉着他说的话不讲大漂亮。我那
已不可。但他终
讲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青年读本

背者通題



青年读本

冬日的梦

朱自清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日的梦/朱自清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487-5

I. 冬…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67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冬日的梦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字数 369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487-5/I·304

定 价:88.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记人篇

鲁迅先生的杂感	3
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10
我所见的叶圣陶	14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	19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24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25
袁韦杰三君	28
悼何一公君	32
袁互生	35
白采	37
怀魏握青君	41

亲情篇

背影	47
给亡妇	50
择偶记	56
儿女	59
阿河	67

叙事篇

执政府大屠杀记	79
回来杂记	89
憎	95
春晖的一月	100
时代与我	106
我们的路	113
初到清华记	124
我是扬州人	127

景物篇

荷塘月色	135
关于“月夜蝉声”	138

白马湖	141
春	144
看花	146
冬天	15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54
温州的踪迹	165
航船中的文明	174
旅行杂记	177
扬州的夏日	186
说扬州	190
南京	194
潭柘寺戒坛寺	200

文化篇

论大学国文选目	207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213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223
写作杂谈（一）	232
写作杂谈（二）	239
什么是散文？	244
古文学的欣赏	247
论诗学门径	253
论教本与写作	260

论逼真与如画——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	
态度的一个考察	275
生活方法论	
——评冯友兰《新世训》	288

读书篇

短长书	297
论白话	
——读《南北极》	300
买书	306
人和书	309

议论篇

论自己	313
论别人	317
论诚意	321
论做作	325
论青年	330
论轰炸	334
论东西	337
论严肃	341
论通俗化	346

论标语口号	350
论气节	354
论吃饭	360
论朗读	366
论国语教育	377
论雅俗共赏	383
论百读不厌	391
论书生的酸气	399
论老实话	410
论青年读书风气	416
论说话的多少	420
论不满现状	424
论且顾眼前	429
论废话	434
谈抽烟	438

随笔篇

父母的责任	443
动乱时代	453
一封信	457
爱国诗	462
歌声	469
女人	471

撩天儿	478
如面谈	487
不知道	498
很好	506
人话	512
说梦	515
说话	519
沉默	523
话中有鬼	527
正义	531

序跋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537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	
——《闻一多全集》序	547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559
《忆》跋	564

附录

朱佩弦先生	571
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578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	582

记人篇

鲁迅先生的杂感

最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百读不厌”那个批评用语，照笔者分析的结果，所谓“百读不厌”，注重趣味与快感，不适用于我们的现代文学。可是现代作品里也有引人“百读不厌”的，不过那不是作品的主要的价值。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举出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做例子，认为引人“百读不厌”的是幽默，这幽默是严肃的，不是油腔滑调的，更不只是为幽默而幽默。鲁迅先生的《随感录》，先是出现在《新青年》上后来收在《热风》里的，还有一些“杂感”，在笔者也是“百读不厌”的。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还有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就是诗。

冯雪峰先生在《鲁迅论》里说到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独特的特色”：

首先，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这是匕首，这是投枪，然而又是独特形式的诗；这形



式，是鲁迅先生所独创的，是诗人和战士的一致
的产物。自然，这种形式，在中国旧文学里是有
它类似的存在着的，但我们知道旧文学中的这种形
式，有的只是形式和笔法上有可取之点，精神上
是完全不成的；有的则在精神上也有可取之点，
却只是在那里自生自长的野草似的一点萌芽。鲁
迅先生，以其战斗的需要，才独创了这在其本身
是非常完整的，而且由鲁迅先生自己达到了那高
峰的独特的形式。（见《过来的时代》）

所谓“中国文学里是有它类似的存在着的”，大概指的古文里
短小精悍之作，像韩柳杂说的罢？冯先生说鲁迅先生“也
同意对于他的杂感散文在思想意义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独
创的艺术作品的评价”，“并且以为（除何凝先生外）还没有
说出这一点来”（《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附
记》，见同书）。这种“杂感”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简短”，
鲁迅先生就屡次用“短评”这名称，又曾经泛称为“简短
的东西”。“简短”而“凝结”，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
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他在用了这“匕首”和
“投枪”战斗着。“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这
是诗，鲁迅先生的“杂感”也是诗。

《热风》的《题记》的结尾：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鲁迅先生是不愿承受“冷静”那评价的，所以有这番说话。他确乎不是个“冷静”的人，他的憎正由于他的爱；他的“冷嘲”其实是“热讽”。这是“理智的结晶”，可是不结晶在冥想里，而结晶在经验里；经验是“有情的”，所以这结晶是有“理趣”的。开始读他的《随感录》的时候，一面觉得他所嘲讽的愚蠢可笑，一面却又往往觉得毛骨悚然——他所指出的“中国病症”，自己没有犯过吗？不在犯着吗？可还是“百读不厌”的常常去翻翻看看，吸引我的是那笑，也是那“笑中的泪”罢。

这种诗的结晶在《野草》里“达到了那高峰”。《野草》被称为散文诗，是很恰当的。《题词》里说：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又说：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又说：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最后是：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词！

这写在1927年，正是大革命的时代。他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生命”，连自己的《野草》连着这《题词》，也否定了，但是并不否定他自己。他“希望”地下的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在《野草》里比在《狂人日记》里更多的用了象征，用了重叠，来“凝结”来强调他的声音，这是诗。

他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野草》里的

一篇《希望》，是1925年1月1日写的，他说：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儿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感到青年们动起来了，感到“真的暗夜”露出来了，这一年他写了特别多的“杂感”，就是收在《华盖集》里的。这一年“12月31日之夜”写的《题记》里给了这些“短评”一个和《随感录》略有分别的名字，就是“杂感”。他说这些“杂感”“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也就是从一般的“中国的病症”转到了个别的具体的事件上。虽然他还是将这种个别的事件“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见前引冯雪峰先生那篇《附记》里引的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来处理，可是这些“杂感”比起《热风》中那些《随感录》确乎是更其现实的了；他是从诗回向散文了。换上“杂感”这个新名字，似乎不是随随便便的无所谓的。

散文的杂感增加了现实性，也增加了尖锐性。“1932年4月24日之夜”写的《三闲集》的《序言》里说到：

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



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

这正是尖锐性的证据。他这时在和“真的暗夜”“肉薄”了，武器是越尖锐越好，他是不怕“‘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的。一方面如冯雪峰先生说的，“他又常痛惜他的小说和他的文章中的曲笔常被一般读者误解”。所以“更倾向于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批判武器的创造”（见《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也在《过去的时代》中）了。这种“直剖明示”的散文作风伴着战斗发展下去，“杂感”就又变为“杂文”了。“1932年4月30日之夜”写的《二心集》的《序言》里开始就说：

这里是一九三〇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
结集。

末尾说：

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

